

深深的思念

——写给父亲浩然的信

梁秋川



浩然全家福

爸爸：

您好！

似乎只是在转瞬之间，您离开我们已有五年了，您和我们的妈妈在天国里一定都身体健康、生活愉快吧？妈妈提前两年到了那里，一定早已为您准备好了新的“泥土巢”，让您能安心在那里继续书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著作，继续帮扶那些文艺园圃中弱小的秧苗。

这五年的时光，作为您的后代，我们没有虚掷光阴。我们把您一千三百多万字的著作都录入了电脑；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您的资料；我们编写了您的年谱、画传和书信集，不久的将来就要问世；我们在网上开了名为“泥土巢”的博客，专门刊载您的著作和有关您的文章、资料；我们将整理出的资料形成文字，已经陆续刊载在报刊上……

当您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，自以为对您很了解，但是，这五年过去了，我们却不敢这样想了，至少不敢说对您的了解很深。随着对您逐步的了解，越来越让我们看清一个慈父的内心世界。

您和我们的妈妈在六十年的婚姻生活里，闹过气，拌过嘴，但我们知道您们是相互恩爱的，在坎坷的婚姻小道上，真情地相随、相伴、相扶走完了全程。妈妈没有上过学，只是在夜校里认识一些字，她没有给您抄过一页稿子，对您的创作也没有给过任何建议，但您能创作出等身的著作，离开了妈妈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您之所以能写出那些作品，一生有写不完的题材，是因为您始终没有脱离过生活，是因为您有数不清的朋友，特别是来自乡村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。您能一生维系住这种朋友关系，妈妈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。

我们至今依然记得，每当您在家，总是客人不断，而热情的您常留客人吃饭。妈妈在这个时候，则是默默地为客人准备着可口的饭菜，热心地招待，很多时候一天内要准备两顿这样的客饭；一些乡下来的客人，有时连续多日吃住您家里，妈妈始终是热心真诚地招待。妈妈来自农村，是农民的女儿，尽管来到城市，仍保留了农民身上的那些优良品质，保留着对农村、对农民的真挚情感，在她的心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。正是由于妈妈这样的品德和行为，才使

个人也不能代替和给予，谁走了，另一个就必然死亡。您企盼着妈妈能够把生命再延续得长一些，宁愿不再写作，不要作家这个头衔，也不留下灵魂的悔恨。您在心里愧疚，总觉得几十年来，妈妈没有跟您享过福，尽管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，总觉得对不起她；给事业的时间太多太多，而给她和儿孙的太少太少。

您完全不必有这样想法，更不必愧疚自责。妈妈一生所做的一切，所付出的一切，一定都是她心甘情愿、自觉自愿的，因为她曾对您说过，她知道什么事情重要！

在您生前，我们从未想到过，更没有感受到您给予我们的太少，反是觉得比其他人家的孩子得到的更多，更愉快。在我们都还年少的时候，您不管写作多么紧张，总是尽可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带我们到郊外或公园游玩，当玩耍得十分开心也十分劳累的我们香甜地进入了梦乡，您却为了把白天耽误的时间站回来，而连夜苦战。现如今，随着对您更多的了解，反而觉得我们对您的亏欠太多、太大，您和妈妈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此情此思，用我们的全部余生也难以报答万一。

您对我们大儿子红野是疼爱又严厉的，作为长子，您对他寄予着期望。在他年少时，因为淘气，您在盛怒之下打过他，但每次过后，您都悔恨不已。当他长大成人初中毕业当了工人，您不断地教导他，要好好向工人老师傅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好思想、好品德，掌握一套建设国家的本领，当一个像雷锋、王杰那样的好青年，做一个对社会、对人民有用的人；在家里要做一个好兄长，不仅要帮助妈妈照顾好弟弟、妹妹们，还要给她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现在可以告慰您的是，您这个大儿子红野，虽然没有成名成家，但已经以一个好工人的身份离开了工作岗位，而在家里，他更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兄长。特别是您和妈妈相继离去之后，更使我们这几个弟弟、妹妹体会到有个好兄长是多么的幸福快乐！

您二儿子蓝天，出乎您意料地参军当了兵。尽管您有着子女长大成人后必然要独自走向社会的心理准备，却无法完全接受这样的现实。在他离开家到军营的最初几天，您心神不定，总是揣测着此时此刻他正在做什么，想着什么，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环境，致使您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的紧张创作。当您接到他一封诉苦的来信后，您难过地流下了泪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当您受到政治牵连，顶着沉重的压力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，您没有考虑到自己，而是先想到远在军营的蓝天听到消息后，情绪会不会波动，会不会想不通。您不断地给他写信劝慰、开导，告诉他困难只是暂时的，让他相信他的爸爸，完全有能力、有信心重新站起来，是有着光明的前景的。从不愿求人的您，在这时期却给许多朋友写信，请他们或写信，或到军营看望蓝天，给他一些安慰和劝导。几十年后，当我们重读您那些信件时，您所给予蓝天的呵护与关爱，难免让我们其他的人产生出一种丝丝的“妒意”。

春水是您唯一的女儿，她从小就聪明、懂事，是您最喜爱的孩子。春水未满

九岁的时候，因为患肝炎，成为家里第一个因病住院的人。当她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，您一趟趟地带着她到医院检查、确诊，又连续跑了两家医院才联系好住院事宜。您为了自己和春水的心里都得到些宽慰，特意租了一辆汽车送她去住院。一路上，春水很少说话，让您的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磨盘；当走进病房，看到其他住院的小朋友，春水的脸上露出笑容后，您如释重负，这笑容不是挂在春水的脸上，而是乐在了您的心中。每当探视的时间，您都要带着特意购买的图书等礼品去探望，希望愉悦的心情能让春水早日康复。您为了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，在春水的陪伴下，隐居小镇埋头苦写了七个年头。在那期间，您总是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做一些家务，以减轻春水的生活压力与负担。

您的小儿子秋川，一出生就体弱多病，成为您心头的一种痛。您总是担心这个孩子养不活，养不大，因而给了他过多的疼爱。在他刚过一周岁，您到上海进行创作时，心中仍时常挂念着他。那个时候，您的好朋友王玉为了支持您的写作，经常到家里看望，帮助处理一些家务，而您对他报平安的信息总是怀疑，认为他在有意地封锁消息，担忧秋川是不是又害了什么病，心中更加不安；直到挚友杨啸出差到北京，写来证实家中确实平安的信，您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。秋川生性胆小，一个雨天您下班回家时，穿着雨衣就走进屋里，想跟他开个玩笑，没想到竟把正在床上玩得高兴的秋川吓得嚎啕大哭。您既懊悔又忧虑，后悔不该开这样的玩笑，把他吓成这个样子；担忧这个如此胆量的孩子长大后可怎么生活呢！您把担忧深藏在心中，而对秋川给予了更多的疼爱。当秋川长大后成为一名基层民警，整天持枪配棍，昼夜巡逻在辖区内的街头小巷时，您不再为他的胆量而担忧，而开始担忧起他的人身安全。您同样把这种忧虑埋在心中，从未有过丝毫的表露。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您为正在值班巡逻、抓捕罪犯的秋川而难以入睡。

在您离开我们的五年里，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您的大儿子已经事业有成，二儿子已经成家立业，外孙女已经大学毕业走上社会，三儿子已经考上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实验班；您现在不仅有了两个重孙子，还有一个重孙女，两个孩子健康、活泼，十分可爱。

还要告诉您的是，在您去天国五年后的今天，那些曾关心、热爱您的人们，并未将您遗忘，思念之情也毫无减弱。每当我们与这些人相遇，每当谈及您的时候，他们的眼圈仍然会发红，仍会有泪水流下，有的人甚至哽咽得无法言语。他们都是些朴实无华的普通人，他们不会用华丽的词句赞美您，表述自己的心情，他们只会质朴却真诚地说：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！

说得太多了，耽误了您许多写作的时间，愿您在天国创作丰收，和妈妈再恩爱爱过一世！

深爱着您的子女
于二〇一三年父亲逝世五周年前夕

走进孙犁的心灵世界

《铁木前传》改编手记

赵大民

孙犁先生一代文宗，文学泰斗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大师，也是我从青年时代就崇拜的文学偶像。一九七二年“文革”的后期，由于一次特殊的机缘，使我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与先生接触。从天津到白洋淀，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。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，也聊聊天儿，天南海北，谈诗论世，从“文革”遭遇到家庭琐事，无所不谈。通过那一段生活，使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也可以说建立了一定的友情。我觉得先生平易近人，性格开朗，不无幽默，高兴时不拘行迹，有时哈哈大笑，同王林（老作家，长篇小说《腹地》的作者）两个老战友之间经常开玩笑。这使我想到了先生在小说里的若干幽默笔墨，原来是作家天性里本来就有的。正如《文心雕龙》所言：“各师成心，其异如面。”比如孙犁和王林的风格就迥然不同。孙犁细腻，王林粗犷；孙犁精雕细刻，王林大刀阔斧；孙犁的人物带着白洋淀的荷香，王林的人物裹挟着冀中腹地的烟尘。有一次王林和孙犁开玩笑，说孙犁最会写女人，说他笔下的女人都写得很水灵，像从淀水里拎出来的一样。孙犁并不回避，他说：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，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，人生的悲欢离合，总是与女人有关，所以我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她们。

孙犁家住安平，和白洋淀本有一段距离，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曾在这里深入生活，写过许多以水乡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，所以人们把他奉为“荷花淀派”的盟主，但先生坚辞不就。他坚守“文章乃寂寞之道”的理念，认为文学流派的形成，不是抢滩儿占地儿，如同水泊梁山那样拉起杏黄旗就可以成为一方霸主。先生有言：“古代哲人，著书立说，志在立言；唐宋以来，作家结集，意在传世。有人轻易为之，有人用心良苦。……文章与作者，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，别人的吹捧或贬抑，不能增减其分毫。”

孙犁先生把自己的作品归入现实主义范畴。他说：“有些评论家，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，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。他们的说法，不符合实际。”“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……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。”（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《孙犁文集·自序》）先生的《铁木前传》，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时代气息和生命感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。

我从一九七二年，便萌生了把《铁木前传》改编成舞台剧的意念，到现在整整过去了四十年。在这四十年中，先生的大部分作品我都已读过，但读得最多的是《铁木前传》。我觉得这部作品最适合搬上舞台。特别是书中写了小满儿这个人物，这个所谓的中间人物，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不被看好的。众所周知，这部中篇小说刚一问世，天津唯一的文学刊物《新港》拒绝发表，就是因为作者对小满儿这个人物，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同情。在孙犁笔下，她鲜活、灵秀、饱满、跳荡，沁入心脾。她一出场，就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了一幅古代画轴——《陌上桑》。书中描写，她从自家门口走到碾场，这一段不超过两百米的行程，粉黛飘香，光华四射，完全是罗敷采桑的浪漫图景。满街筒子的人都干不活了，都站在墙根儿底下，看这位美人儿头顶筐箩上碾台。孙犁笔下是这样写的：

小满儿头上顶着一个大筐箩，一只手伸上去扶住边缘，倘若无人地向这里走来。她的新做的时兴的花袄，被风吹折起前襟，露出鲜红的里儿，她的肥大的像两口大钟似的棉裤，有节奏地相互摩擦着。她的绣花鞋，平整地在地上迈动，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样轻松。

作家在这里没有用传统老套，具体描写这位美人如何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，而是用白描的手法调动读者的想象。请注意这段描写的最后一句：“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样轻松。”你见过这样走路的女人吗？见过如此轻盈的步态吗？在你的生活里或许有过相似的印象，但你能用“留不下脚印”这样生动的语言来形容吗？古人有“体迅飞凫，飘忽若神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一类的描写，美则美矣，但终究虚幻。而孙犁平实又充满想象力的描写，却能直扑读者的胸怀。

孙犁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，是写建国初期，农业合作化前后农民的生存状态。写农民的自发势力与政府政策之间的矛盾。这种矛盾形态，是通过铁匠和木匠两家所走的道路，生动地体现出来的。作品如果仅停留在叙事的层面写合作化的过程，小说会非常枯燥，不会有人喜欢。大师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他塑造了小满儿这个人物。她既是人间尤物，又是父母弃儿；既是美的化身，又是丑的诱饵；既遭人嫉恨，又被人同情。人世间一切美的东西，大都具有两重性，往往是绚烂至极，归于平淡。中国的四大美人，都没逃脱这样的命运。小满儿这个人物，在小说结尾处作家并没有给她画上句号，只写到六儿的新车离开黎老东的视线以后，“小满儿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裹，爬到六儿的车



上去了，黎七的长鞭一甩，两辆大车的后面，扬起滚滚烟尘。”

从总体描写来看，作者对这个人物是同情的，书里有一段这样的描写：“他（干部）望着这位年轻女人，在这样夜深人静、男女相处、普通人被引为重大嫌疑的时候，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纯洁的，眼睛是天真的，在她的身上看不出一点邪恶。”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，投注了极大的热情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，凡是小满儿出现的场合，作者便笔下生花，行云流水，营造出一片让读者赏心悦目甚至不忍翻页的气氛。她身上既有情欲的诉求，又有自卑的无奈；既有对命运的抗争，又有自暴自弃、自我毁灭的暗影。是一个可以穿透历史时空、对当今读（观）者也能引起共鸣的艺术典型。中国长期处于男权主义社会，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、传宗接代的中介，甚至是男人性欲发泄的工具。小满儿的遭遇正是这种伦理道德下的牺牲品。孙犁先生这部作品，写成一九五六年夏，转年就是反右斗争，当时的文艺环境，已有收紧的趋势，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张扬人性光辉的作品，是非常了不起的事。

今年四月六日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，在一次与天津日报文专中心宋曙光、孙惠英几位文友叙谈时，笔者曾提出欲将孙犁先生的《铁木前传》搬上话剧舞台的意愿，此言一出，大家都表示认同，笔者深受鼓舞。乃于去年十月动笔，历时三月，至年底竣稿。编写期间，重读先生作品，每到心会处，便觉先生的音容笑貌与人物形象游走于字里行间，起伏跌宕，呼之欲出。罢笔之日，突然与剧中人物告别，顿觉烟消纸冷，心绪惘然。盖如先生在《孙犁文集》自序中所言：“我的创作，从抗日战争开始，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、神圣战争，所作的真实记录。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前进脚步，我的悲欢离合。”作品的真实性，便是它的生命力。先生直抒胸臆，不悔少作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真实的、壮美的历史画卷和人物图谱，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学遗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愈来愈显示出他独特的魅力和智慧的光芒。记得十年前，孙犁先生逝世时，笔者曾写《沁园春·送孙犁大师远行》一首，发表于《天津日报》副刊。现在引录在这里，以寄缅怀之思。词曰：“一代文宗，德标松柏，道并星辉。正津门酷暑，熔金焦釜；大星陨落，沾水含悲。云暮低回，铅空泣泪，忍送斯翁上紫微。芸斋寂，殆书生事了，终曲西归。文章山斗勋垂，信桃李无言自芳菲。昔红莲碧淀，编霞织锦；雁翎翠苇，掣电惊雷。初记风云，续吟铁木，谱写晚华更崔嵬。公今去，仰遗文八卷，永著丰碑。”

清明怀荒友（五首）

肖复兴

怀李龙云

少年携手北疆行，晚岁曾经塞纳逢。
小井常从残梦过，大荒偏向落花明。
青衫湿透诗中泪，红粉抚平戏里情。
路远天长惊逝水，云腾龙去泣秋风。

（注）李龙云，剧作家，《小井胡同》是他的代表作。我们是中学同学，一起去的北大荒。二〇一二年秋病逝。

怀刘彩云

忽闻网上起哀音，忆得三连住比邻。
隔壁常传莺语曲，临风总见舞姿裙。
流年我落他乡泪，逝水谁伤此夜心。
哈市今冬多降雪，漫天皆白祭阿云。

（注）刘彩云，哈尔滨知青。原农场电话台接线员，在北大荒，我和她住隔壁。二〇一二年秋病逝。

怀李玉琪

少女逢春艳似花，十七命断却天涯。
红颜血洒萧萧夜，乌发梳流淡淡沙。
哭哭肌肤温尚在，殁时魂梦月偏斜。
当年多少知音伴，独你荒原睡落花。

（注）李玉琪，北京女知青。一九七〇年秋挖沙时塌方被埋而亡。

怀孙继胜

千里洪炉访老孙，惊心未想遇新坟。
雪寒万马暗将夜，松老一人挺且身。
雨去回从崇夜韭，风来频唤把春樽。
为何正是落花季，乱草萋萋不见君？

（注）孙继胜，山东日照人，老共产党员，队上洪炉的铁匠。当年队里的头头要我将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，是他挺身而出，说：“谁要敢批斗肖复兴，我就上台去陪斗！”二〇〇四年，重访北大荒，他却去世了，令我怆然泪下。他对我的恩情，至今不敢忘怀。

怀刘佩玲

旧事闲思不夜眠，流年老感愧当年。
刺青身是军装舞，点绛唇为语录喧。
扑火魂飞花盛日，伤怀人去月明天。
而今谁作红颜祭，风起荒原淡远烟。

（注）刘佩玲，哈尔滨女知青，当年的救火英雄，返城后被遗忘，无人照管其生活，悲愤而亡。



肖复兴在北大荒